



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年4月26日至6月3日和

7月4日至8月12日，日内瓦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报告员：罗汉·佩雷拉先生

第七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目录

段次 页次

B. 本届会议对本专题的审议情况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三次报告	
2. 辩论概要	
(a) 一般性评论	
(b) 时间	
(c) 豁免的援引	
(d) 豁免的放弃	
(e) 豁免的援引与国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	
3.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三次报告

1. 特别报告员的初次和第二次报告论述了国家官员刑事管辖豁免的实质性问题，第三次报告(A/CN.4/646)则论述程序问题，特别着重于考虑、援引和放弃豁免的时间，包括放弃豁免后是否还可以援引豁免等等问题，该报告的目的是完整地呈现整个情况。特别报告员强调说，前两份报告依据对国家实践的评估，而本报告虽然有实践可资利用，但主要是推理性的，反映的是逻辑推理，提出一般性的建议，就起草而言不十分精确，供审议之用。特别报告员还强调说，第三次报告所述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问题在某些程度上有助于确定国家利益与确保个人刑事责任，防止犯罪不究之间的平衡。

2. 关于时间问题，即在刑事程序中应在什么时间，什么阶段提出豁免的问题，特别报告员特别回顾了国际刑事法院在“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的咨询意见，即豁免问题是前期问题，必须在诉讼开始时迅速解决。他强调说，原则上，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应该在法院诉讼程序的初期阶段考虑，甚至在更早的预审阶段，即在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决定是否对有关官员采取按豁免不能采取的刑事诉讼措施的时候予以考虑。不这样做，就可能被认为是行使管辖权的国家违背关于豁免的准则的义务，即使当时的情况可能涉及到在刑事管辖权的预审阶段，在处理采取豁免所禁止的措施的问题时对豁免问题的考虑。

3. 但是，如果享受属事管辖权的官员的所属国没有为这名官员援引豁免权，或者在诉讼程序的较后阶段援引，那么这不一定意味着发生了这种违约情况。在豁免权被援引后就有可能发生违约情况。

4. 关于援引豁免权，即谁可以在法律上提出豁免的问题，特别报告员强调说，只有官员的所属国，而不是官员本身所援引的豁免或者宣称的豁免才是合法的援引或宣称，能够有法律上的结果。

5. 要援引豁免，官员的所属国必须知道对援引豁免所涉的官员正在采取或者计划采取相应的刑事诉讼措施。因此，计划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必须就此通知官员的所属国。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应该在属人豁免权和属事豁免权的基础上作出区分。

首先，对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三巨头)来说，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本身必须自动考虑有关个人的豁免问题，并根据国际法就它的进一步行动决定采取何种立场。特别报告员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是应请有关官员的所属国放弃豁免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官员的所属国不承担向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当局提出豁免问题的责任。

第二，就享有属事管辖权的官员而言，援引豁免的责任在官员的所属国。如果这种官员的所属国要就该官员援引豁免，它必须向行使管辖权的国家通知说该

人是它的官员，享有豁免权，并以官方身份履职。否则，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就没有义务自动考虑豁免问题，因此可继续刑事起诉。

第三，除了三巨头以外的官员也有可能享受属人豁免权，在这种情况下，援引豁免的责任也在要援引豁免的官员的所属国。如果这种官员的所属国要对该官员援引豁免，它必须向行使管辖权的国家通知说该人是它的官员，享受个人豁免权，因为他占据高位，除了参与国际关系以外，还必须行使对保证国家主权很重要的职能。

6. 关于援引方式，官员所属国，不管该官员的级别如何都没有义务为了外国法院考虑豁免问题而向该法院援引豁免权，只要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交涉就可以。国家没有义务直接与外国法院打交道，理由是国家主权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7. 关于可以为援引提出的理由，援引豁免权的官员的所属国没有义务提出援引豁免权的理由，但必须肯定该人是它的官员，享有豁免权，并以官方身份履职，或者该人是它的官员，享有属人豁免权，因为他占据高级职位，除了参与国际关系以外，还必须履行对确保国家主权很重要的职能。

8. 另一方面，特别报告员指出，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包括它的法院)似乎也没有义务“盲目地接受”豁免所涉官员的所属国提出的任何要求。但是，如果案件的情形没有明确表示出相反的情况，那么外国不得无视这种要求。将一名官员的行为定性为官方性质，或者决定一名高级官员为保证国家主权而行使的职能的重要性的，不是行使管辖权的国家的特权，而是官员所属国的特权。

9. 关于放弃豁免权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放弃官员的豁免权，其权力在于国家，而不是官员本人。如果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放弃自己的豁免权，对这类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有权利认为这是官员所属国的愿望，至少在该国作出相反的通知之前有权这样认为。

10. 放弃在任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豁免权必须要明示。有一种假设情况，即这种官员的所属国请外国对该官员采取某种刑事诉讼措施，但这种行为可能是一个例外。这种请求明确涉及到放弃对这类措施的豁免，这种情况意味着放弃豁免。

11. 放弃三巨头以外但享有属人豁免权的官员、享有属事豁免权的官员以及也享有属事豁免权的前官员的豁免权，豁免既可以明示也可以暗示。在这种情况下，暗示豁免权主要是由于官员所属国不援引豁免权。

12.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明示放弃豁免权以后，法律上似乎就不可能在援引豁免权了。同时他还指出，明示放弃豁免权在有些情况下只涉及对具体措施的豁免。

13. 如果是起初暗示放弃豁免权表现在对除三巨头以外的享有属事豁免权的官员或者属人豁免权的官员不援引豁免，那么特别报告员认为，豁免似乎可以在刑事程序较后的阶段援引，包括在案件提交法院的时候援引。但是，一个国家如没

有在初审法院援引这种豁免，它是否可以在后来的上诉程序中援引？对这个问题还有疑问。不管怎样，如果在援引豁免时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对官员采取程序性步骤，这不能被认为是对不法行为的违约。

14. 特别报告员指出，一旦官员的所属国正式提出放弃豁免，就可以对该官员行使全面的外国刑事管辖。

15. 在引起援引官员豁免权的行为方面，特别报告员还提到“国家关于其官员有豁免权的声称与该国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之间关系”的一个有关问题，他强调，官员的所属国不管是否放弃对其官员的豁免权，在引起豁免问题的行为方面，均不能免去对归咎于它的行为的国际法律责任。由于在援引豁免方面的行为也可能构成归咎于国家本身的行为，因此可以规定国家责任方面的前提条件，使之对向它提出的要求承担责任。

2. 辩论概要

(a) 一般性评述

16. 特别报告员因提交了一份全面、研究细致，论证有据的报告而再次受到赞扬。现在，虽然还没有提供条款草案，但这份报告与以前的两份报告一起，全方位地展现了该主题的情况，为将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17. 一般都认为，报告所作的分析言之有理，作出的推断合乎逻辑。虽然第三次报告被认为比第二次报告的争议少，但还是有些评述说：从程序上讲，较合适的是在委员会在就第二次报告达成最后结论后予以审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辨认突出表明仍然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这对整个专题的走向有影响。由于这些未决问题，包括在发生严重的国际罪行的情况下豁免的属人范围，第三次报告有某些内容，特别是得出的一些结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18. 但是，有些委员认为，第三次报告是特别报告员描绘的总体情况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很方便地归入第二次报告的范围。但还有一些委员在对第三次报告的评述中作了一项解释，他们特别指出，他们依然关注就第二次报告提出的问题，包括似乎以绝对和扩张性的方法处理豁免的问题。

19. 有些委员还注意到，有些意见表明将来不仅对委员会，而且还对国际法本身的发展有某些风险。他们提醒说，如果加大对国家利益的倾斜，委员会就不能在老的法律(基于绝对主权观)与国际社会对问责的新的期待之间找到必要的平衡，或者如另一些委员希望的那样找到主权国家之间合法主权利益的平衡。相反，还有一些委员则指出，委员会没有理由担心它的声誉会有风险，因为它行使的部分职能是永远要平衡各种合法的考虑因素，不要让自己过份地受到其中一个因素的左右。如果委员会采取不现实的立场，回避在通过现有手段对实践作分析，处理国家的实际问题而形成的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寻找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这才是对委员会有害处的。

(b) 时间

20. 会议普遍同意，豁免应该在诉讼程序的初期阶段考虑，或者更确切的是在更早的预审阶段考虑，包括在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对否则不包括在豁免范围内的官员采取刑事诉讼措施的时候。但会议认识到，实际上，这种目标可能难以实现，也许必须要有适当的国内立法。会议表示，如果不在早期阶段考虑豁免，就有可能产生违反因不在初期阶段考虑而产生的豁免义务的情况。会议还提出，报告没有直接处理不可侵犯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会对时间问题以及由于逮捕或拘留一名官员而产生的不便带来影响，而且也与援引豁免有关。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考虑。

(c) 豁免的援引

21. 在更普遍的层面上，会议指出，在关于各法律制度下国家实践中的程序立场方面也许应该获得更多的资料。但是，有些委员基本上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援引豁免的结论。与会者同意这样一个一般性提议，即只有官员的所属国，而不是官员本人援引的豁免才属于合法的援引豁免。但会议指出，实际上，这并不阻止官员(由于时间和身处原地的因素)通知行使管辖权的国家说他享有豁免权，这种通知可以启动一个程序，行使豁免权的国家将该官员的困境通知给官员的所属国。

22. 会议还普遍接受，要求豁免的国家只要通过外交渠道向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发出通知就够了。根据某一种观点，一个国家，如果要维持其官员的豁免权，明智的做法是明确提出；如果围绕豁免权的法律或事实问题错综复杂，它可以直接参与解释情况的程序，尽管它没有义务这么做。

23. 关于谁有援引豁免权的责任的问题，有些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说法，即就三巨头而言，行使管辖权的国家自己必须考虑豁免权问题。

24. 会议还指出，就享有属事豁免权的其他官员而言，官员所属国必须援引豁免权。但是，有的委员认为关于行使管辖权的国家自动提出豁免问题的理论不能只局限于涉及到三巨头的豁免的情况。他们声称，这种理论同样也适用根据案情显而易见可以对以官方身份履职的官员行使管辖权的案件。这种标准能够保证外交关系的顺利进行，并能防止以诸如采取措施有政治动机等等为由发生相互指责。此外，会议虽然同意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在属事豁免方面没有义务调查自动豁免问题，但建议就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可以行使自动斟酌权的情况提出一些准则。

25. 会议还表示了另一种有关的意见，即在对三巨头的援引与对可以享有属人豁免权的其他高级官员的援引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因此，不能肯定地说可以制定硬性规则，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各案件的具体情况。

26. 会议还指出，对三巨头的援引是否应该扩大到其他高级官员，如国际贸易部长或国防部长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不确定性在关于第二次报告的辩论中已经提出，这与本报告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虑在三巨头与享有属事豁免权的国

家官员之间的区别，这种关系就更为密切。特别报告员为作出区分而提出的理由似乎值得称道，也是令人信服的，但有的委员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如果外交部长是在国外经常代表国家的若干国家官员中的唯一代表，那么，在声称豁免权的方式方面作的区分(根据众所周知的情况)，似乎是不合理的。因此也许有理由进一步考虑特别报告员关于谁有援引豁免的责任，允许官员所属国不作区分地援引豁免的结论。对放弃豁免也可以给予类似的考虑。

27. 会议还建议，在涉及到行使管辖权的国家与官员所属国之间就三巨头和其他官员援引豁免的问题上，也许必须进一步考虑国家之间加强合作的可能性。

28. 还有一些委员从另一角度就特别报告员关于援引的结论提出意见。例如，他们就本专题而言是否应该将属人豁免扩大到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问题表示怀疑，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未决问题，并证明有一种扩张的方法，恐怕会引起对委员会的批评，即在呼吁限制豁免，加强问责和减少犯罪不究的时刻，委员会却要扩大豁免。但是，撇开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有判例法不谈，有些委员回顾说，关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豁免的问题以前在委员会讨论过，最近是在就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方面开展工作时讨论的，问题似乎已解决了，当时，该主题的特别报告员认为，他不反对提及这类人员，尽管不能肯定根据“国际法既定规则”他们的家庭是否有特殊地位。¹ 还有委员表示，习惯国际法无疑规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都享有豁免权，对此的任何怀疑都是不恰当的。

29. 还有委员指出，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与以前的报告一样，没有将“普通”罪从严重的国际罪行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涉及“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中所含的事项，而后者则正如在关于第二次报告的辩论中所赞同的那样得到了特别报告员考虑。因此指出，特别报告员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当前的程序问题也许不是援引或放弃豁免的问题，而是在发生严重国际罪行的情况下没有豁免的问题，虽然其他委员也反驳说，关于对这种“核心罪行”没有豁免的声称是抽象笼统的，委员会必须在较后的阶段更详细地处理这些问题。

30. 还有的委员指出，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没有考虑国内法由于这种国家履行国际义务而禁止对“核心罪行”援引豁免而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产生的程序问题，关于执行《罗马规约》的国家立法的情况就是这样。

31. 还有委员评论了属事豁免方面为豁免提供证据的问题。特别报告员的结论说，将官员的行为定性为国家的官方行为，这是官员所属国的特权，但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国家不一定“盲目接受”这种定性，对此，委员的评论指出，这种结论失之粗糙，不明确。必须要找到一种平衡，每个案件必须按其案情予以评估。使用“特权”等术语(虽然有些委员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合适)，并说仅仅是官员的任命就会引起某种“推测”，这太过份。在特别报告员依赖的“关于人权委员会特

¹ 《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43-450段。

别报告员豁免权问题的咨询意见”中，秘书长事实上声称有关个人作为官员履职。“咨询意见”证实了一个一般性假定，即如果该人官方身份及其行为的官方性质在具体情况下显而易见，那么证明他以官方身份履职的责任就显著减少。此外，由于该“推测”不适用于三巨头以外的官员，因此指出，是否给予豁免的问题，必须结合案件的所有因素，逐案作出决定。国内法院将评估它们是否在处理根据官方职能从事各种行为的问题。

32. 还有代表指出，援引豁免的国家应至少受到鼓励，请它提供援引的理由。他们表示担心说，如果国家可以在没有证实行为的性质的情况下为享有属事豁免的所有官员援引豁免，而不是说一名官员以官方身份履职(这等同于将事实上的属人豁免赋予它的所有国家官员)，这样可能会对事实上以个人身份所从事的行为产生豁免。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以及犯罪不究的可能性)，在援引属事豁免时，一国应该有义务提供证据。一些委员还表示，要求豁免的国家在涉及到严重的国际罪行时必须说明申请豁免的理由；应该要有说明理由的义务，而不仅仅是要求豁免。

(d) 豁免的放弃

33. 有些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说法，即放弃豁免的权利在于官员的所属国，而不是官员本人，放弃属人豁免必须要明示。

34. 但是，一些委员观察到，在放弃豁免方面有两种情况需要区分，即个别案件中的放弃豁免以及某几类可能包含在条约规则中的案件方面的放弃豁免。在这两种情况中，要对本来可适用的豁免确定这种例外，其共同标准是，放弃豁免是否“肯定”，但是，这不应模糊这样一个事实，即确定豁免何时可以被排除在外是另一回事，后一种情况的问题是条约解释问题。

35. 在这方面，一些委员都认为普遍存在着不愿接受根据接受某一协议的暗示放弃，但还有一些委员则对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的声称表示怀疑，特别报告员声称说，国家同意受国际协议的约束，规定对严重国际罪行的普遍管辖，或者将豁免排除在外并不意味着同意对其官员行使外国刑事管辖，从而放弃豁免。他们认为，说这种协议不能被解释为暗示放弃缔约国官员的豁免，除非有证据证明国家打算或希望放弃，这样说似乎违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在“皮诺切特案”(第 3 号)中，上议院经过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规定作了详细的分析后得出了结论。它认为，缔结一项协定，规定普遍管辖权，同时也有引渡或起诉义务的规定；并对严重国际罪行确立刑事管辖，但没有按犯罪人的官方身份做区分，这表明缔约国打算把豁免排除在外。但是，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轻率地作出这种推理，“皮诺切特案”的主张不能作为一项普遍主张全面适用。

36. 就个别案件中的放弃而言，是否有肯定性，其标准中含有某项义务，即与另一国调查有疑问的案件，因为不能轻率地认为另一国的某些举动构成对豁免的放弃。同时，当国家面临一种它们必须作出反应的局势时，如果它们希望要求豁免，它们就有义务明确表达自己的要求。

37. 关于国家不援引对官员的豁免权是否可以被认为暗示放弃的问题，有委员指出，只要国家肯定地不知道要对它的一名官员实施管辖，或者还没有充分的时间考虑作出答复，不援引豁免不能被作为放弃。但是，一旦有关国家得到正式通知，并有适当的时间作考虑(时间不能太长)，不援引豁免通常就必须被认为构成暗示放弃。

38. 有些委员同意说，一旦放弃，就不能收回，因为这对法律确定性和程序保障是必要的。重要的是，放弃豁免，如果是最后确定一国对其某项权利的立场的单方面行为，其性质就不应受到疑问。在这方面，有些委员表示怀疑：不援引一名官员的属事豁免或者除三巨头以外的官员的属人豁免，在诉讼阶段的程序中就不能援引豁免。

39. 但是，会议承认，允许国家采取某种初步措施的有限放弃不能阻止在审判的较后阶段在起诉方面援引豁免。

(e) 豁免的援引与国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

40. 有些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论断，即为其官员援引豁免的国家，如果以该官员被控的行为属官方性质为由，那么该国就等于承认这种行为是国家本身的行为，但这样做不一定是说承认它对这种行为承担作为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41. 但是，有委员指出，必须认识到，有时可以援引豁免来避免对一国内部事务的严重侵入，何况是官员所属国本身希望调查，并在正当的情况下起诉本国官员，或者国家想尽快援引豁免，以免其官员陷入过分的尴尬或者痛苦。

42. 在将来，会议建议在下届会议上，最好在一个工作组的范围内，委员会首先研究本专题的大方向，着重于对国家官员豁免的例外的范围问题，特别是在国际法下的重罪方面。然后根据这样一个工作组得出的结论，就委员会如何在本专题开展进一步工作的问题作出决定。

3.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

43. 特别报告员感谢各委员对他的报告作出的非常有用、令人感兴趣的批评性评论，并指出这些发言体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

44. 特别报告员介绍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他回顾说，国际法中有许多老生常谈，包括人权的发展没有造成主权的消失或者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预内部事务的原则的消除，尽管这种发展对这些原则的内容有严重的影响。本专题要考虑的中心问题不完全是世界上和国际法中发生的变化对整个主权问题带来多大的影响，而是更具体地说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是如何对国家官员的豁免产生影响的；基本问题是国家官员的豁免，特别是免于其他国家国内刑事管辖的豁免权问题是如何受到影响的。

45. 特别报告员虽然承认对纵向关系的影响，即国际刑事管辖如何受到影响的这个问题非常明确，但特别报告员指出，如果涉及到主权国家与它们国内的刑事管辖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那么区别相当明显和不同的横向关系的情况则并不如此。国际刑事管辖的问题完全是一个应该予以与外国刑事管辖分开和区别的问题。他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27 条常常被引用来证明已经发生的变化不可能适用于外国刑事管辖。如果要肯定这么说的话，还必须充分考虑该规约第 98 条所涉的影响，否则就不能这么做。

46.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对第二次报告所反映的问题的民事立场不是凭先验提出的，而是结合自己的专业生活经验和法律背景，对国家实践、判例法和学说作研究后提出的。这种研究表明，主权与豁免在外国管辖方面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刑事管辖权方面，国家对保护自己的利益仍然小心谨慎，而在刑事管辖权方面的做法要比民事管辖权还要谨慎的多，因为这涉及到剥夺自由以及可能的拘留和逮捕。所有这一切间接影响国家主权的行使和国家的内部管辖。这就是为什么豁免依然很重要的原因；尽管国际体系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进展，但这方面的基本情况依然如故。

47. 他强调，实践和学说使他重视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之间的区别。在对该主题作实质性和程序性审议时必须考虑这种差别。

48. 他重申关于属事豁免对以官方身份履职的所有国家官员和前官员的假设。

49. 关于享受属人豁免的人范围，特别报告员重申，根据客观的法律分析，三巨头无疑享有豁免。但这种豁免并不是三巨头所专有的。实际上，国际关系中的代表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它不再是三巨头所专有的。国际和国内的司法裁定表明，某些高层国家官员也享有属人豁免。相反，就他所知，没有一个案件最后决定不给予三巨头以外的官员以这种豁免的。他提出可能需要为享有属人豁免的高级官员规定一些标准，并作为程序事项保持这种官员与三巨头在援引和放弃豁免方面的区别，他提出这一建议，是认识到谨慎从事的必要性。

50. 他承认，关于豁免和豁免的例外的辩论在概念上有严重的分歧。但是，概念不管倾向于何种立场，国际法已经牢固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在一国持有高级职位的某些人士在民事和刑事上都免于其他国家的管辖。这是一个适用于三巨头的规范，不允许有例外。这得到了国际法院两项裁决的确认，并在国内法院裁定和学说中得到国家实践的广泛支持。他承认，他在报告中使用“绝对”一词并不完全恰当，因为即使在属人豁免的情况下，这种豁免也在时间和实质内容方面有限制。

51.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例外，委员会就必须考虑属事豁免。但是除了有一个案件涉及在刑事管辖权的国家境内所犯的罪行以外，实践和裁决并不表明有这种排他性的趋势。

52. 他强调说，一种趋势如果要能够确立一种新产生的规范，就需要有一种普遍性的实践，而在例外方面，甚至在属事豁免方面的情况并非如此。但是他指出

可以为这种排他性考虑第二次报告所没有考虑到的其他理由，如作为反措施或不宣布豁免来终止豁免。国家应该就这些方面提供资料。

53.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尽管上述一切，委员会仍然可以在有理由对国际法的效力实行例外时拟定新的国际法准则。

54. 特别报告员在谈到例外的可能性的各种原理时说，关于法律面前平等的排他性问题，他认为鉴于有些官员在自己的管辖地享有豁免，因此这并不完全有说服力。

55.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将豁免与防止犯罪不究并列起来是不正确的，没有反映整个情况；防止犯罪不究的范围更广，涉及到国际法中的各种干预，包括建立国际刑事管辖。特别报告员在答复就两者间平衡的必要性所作的评论时回顾说，豁免并不意味着犯罪不究。此外，对刑事管辖的豁免和对个人刑事责任的豁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是豁免和外国刑事管辖的问题，而不是豁免和责任的问题。关于豁免的现行规则已经为整个系统的运行提供了某种平衡。他还指出，国家并不十分欢迎确立普遍刑事管辖权，原因不是豁免，而是不情愿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利用这种管辖权。他回顾说，他在第二次报告中写到，并继续认为事实如此，域外管辖大多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任官员或前官员所行使的。

56. 关于第三次报告，对报告的争议较少，各种结论大致上是合理的，对此他感到高兴。他同意不可侵犯的问题很重要，需予以解决。

57. 特别报告员指出，今后必须注意可以在国家官员豁免和管辖的行使问题以及关于解决争端的事项上加强国家间的合作。

58. 他澄清说，报告中的各种结论不适用作条款草案，它们只是为了便于读者而作的概要。在解决基本问题之前的本阶段提具条款草案，是不成熟的。

59. 关于本阶段与国家互动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国家在第六委员会就本届会议的辩论情况提出详细的评述，特别是考虑第二次报告以及关于国家实践的资料，包括第二次报告、第三次报告和辩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立法和法院裁定，这是非常有用的。

60. 特别报告员对关于委员会声誉的评论作了答复，他选择强调委员会和撰写关于国际法问题的人的责任的重要性，特别指出所撰写的一切构成国际法的附属渊源，对国际法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